

复观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对叙问题的策略演进—基于GDELT全球新闻事件智库中土叙两国关系指数的数据探析

杜吟滔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海淀区 100088

DOI: 10.18686/gdjy.v2i3.1141

【摘要】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土耳其作为一支重要域外主导力量,始终以积极态势介入叙利亚战争。为更加清晰的刻画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对叙策略的演进历程,本文通过对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中两国关系指数进行数据分析以及对与两国关系指数相对应的重大新闻事件的总结梳理。得出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期间,经历了包括(1)完成从叙利亚危机协调人到充当推翻阿萨德政权“急先锋”时期。(2)伴随“伊斯兰国”崛起,陷入参与反恐斗争和继续推动叙内战的“两难”期。(3)推翻阿萨德政权立场松动,聚焦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争取战后谈判筹码三个阶段的对叙策略演进路径。而土耳其在对叙策略演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摇摆性”,是导致其陷入当前叙利亚困局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叙利亚危机、土耳其、土叙两国关系、对叙策略“摇摆性”

随着阿拉伯国诸国陆续向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抛出恢复邦交关系的“橄榄枝”,标志着自2011年3月以来历时8年的叙利亚危机即将进入收官阶段。土耳其作为除美俄外,影响叙利亚局势的重要域外力量,从叙利亚危机之初跟随北约充当推翻叙利亚小阿萨德政权的“急先锋”,到目前软化立场,承认阿萨德政府存续,聚焦打击库尔德武装,务实争取战后谈判筹码。土叙两国关系在危机中跌宕起伏,背后所反映的则是土耳其对叙策略的不断“摇摆”,而策略的“摇摆性”正是土耳其陷入当前叙利亚困局的重要原因。

1 关于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对叙利亚危机期间土叙关系演进路径的刻画

通过对全球新闻事件的甄选,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一定时期内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的演进规律进行探究和分析,是当前地缘政治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此次调查研究,选择了GDELT这一用于收录全世界重要社会活动事件的TB量级新闻数据库。将国际上通用的,GDELT数据库中用于刻画两国之间合作或冲突的国际关系指数——戈登斯坦因子(Goldstein Scale)作为量化指标。^{[1]8-9} 按月为单位,抓取叙利亚危机期间(2011年1月~2019年6月)能够反映土叙两国关系变化新闻事件490551

条。求得每条新闻事件对应戈登斯坦因子(分值范围-10~10分,分别代表最强烈冲突到最积极合作),并对相关结果进行数据图像处理,得出能够显示叙利亚危机期间土叙两国政府总体合作(深色曲线)或冲突(浅色曲线)状态的时间序列图(图1)。在此基础上,结合时间序列曲线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通过文献甄选,找出与之对应的能够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



图1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叙两国关系指数时间序列图

如图1所示,两国戈登斯坦因子自2011年8月开始由合作转变为对抗后,冲突状态就一直持续到2018年10月(仅2016年12月,2017年1月除外)。其中,2011年6月,2012年10月,2013年9月,2014年10月,2015年7、11月、2016年2、8、9、12月,2017年1、2、3月以及2018年9月、12月,分别是叙利亚危机期间各年度两国关系合作或冲突最激烈的

时间节点。在确定上述影响土叙两国关系的时间节点基础上,通过查阅新华社在对应节点所进行的新

闻报道,锁定了与之相对应的关键性事件,具体结果如下表(表 1)所示:

表 1 叙利亚危机中影响土叙两国关系的重要时间节点及事件

时间	两国关系状态	戈登斯坦因子	关键性事件
2011.6	合作>冲突	22352.6	土耳其援助叙利亚难民,敦促叙解决国内危机。
2012.10	冲突>合作	-51034.6	土叙两国在边境相互炮击,土耳其议会通过决议,授权土军可越境对叙开展军事行动。并多次拦截叙战机及赴叙客机。
2013.9	冲突>合作	-18607.1	土议会通过决议,延长越境对叙开展军事行动期限。
2014.10	冲突>合作	-43308.4	叙边境城市科巴尼(叙库尔德人聚集区)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围攻,诱发土耳其对叙库尔德分离主义溢出效应的担忧。
2015.7	冲突>合作	-34736.1	土授权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同意与美共同打击叙境内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就在叙国内建立安全区问题与美达成共识,叙谴责其侵犯领土主权。
2015.11	冲突>合作	-33533.3	俄战机被土军击落,俄叙两国谴责其违法国际法。
2016.2	冲突>合作	-74655.6	土武装进入叙北部边境地区构筑工事,为地面军事入侵作准备,并炮击叙北部阿勒颇省多处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据点。
2016.8	冲突>合作	-51993.9	叙利亚政府军取得对反对派武装的决定性胜利,土总统赴俄协商叙利亚问题,就阿萨德去留问题松口。俄土关系缓和,但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与叙依然矛盾尖锐。
2016.9	冲突>合作	-32361.3	土耳其发动幼发拉底盾牌行动,打响地面军事入侵第一枪。
2016.12	合作>冲突	32981.6	俄驻土大使遇刺身亡,两国冷静应对。
2017.1	合作>冲突	27908.1	叙利亚问题会谈在阿斯塔纳举行,政治解决叙问题成为各方共识。
2017.2	冲突>合作	27005.6	土耳其再次提出在叙建立安全区计划,得到美首肯,为再次地面入侵叙利亚铺平道路。
2018.1	冲突>合作	-61241.5	土耳其携反对派实施橄榄枝行动,对叙北部库尔德边境城市阿夫林进行地面军事入侵。
2018.2	冲突>合作	-42149.5	
2018.3	冲突>合作	-34634.5	
2018.12	合作>冲突	42428.6	美国突然宣布从叙利亚境内撤军,土耳其欲接管美国在叙势力范围,并计划对叙利亚曼比季地区库尔德人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从全球新闻数据看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对叙问题策略的演进路径

自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间关系的跌宕起伏,也是全世界关注叙利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结合 GDELT 数据库中对土叙两国关系戈登斯坦因子的刻画以及对关键事件的归纳整理,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期间的对叙策略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是从叙利亚危机协调人到充当推翻阿萨德政权“急先锋”时期;二是随“伊斯兰国”崛起,土耳其陷入参与反恐斗争和继续推动叙

内战的“两难”期;三是推翻阿萨德政权立场松动,转而聚焦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时期。其中每个阶段都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并伴有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热点事件。总体上看,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期间的对叙问题的策略演进路径存在显著“摇摆性”,这也是造成土耳其在当前叙利亚危机“终局”阶段陷入策略困境的重要原由。

2.1 从叙利亚危机协调人到充当反阿萨德政权“急先锋”时期

这一时期从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持续

至2014年5月,在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受土叙两国外交积淀的影响,并没在第一时间倒向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立场,但伴随着叙利亚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土耳其才从危机协调人逐步走到了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对立面。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土耳其对叙策略的转变集中体现在2011年8月,2012年10月以及2013年9月。

2.2 对叙策略“摇摆”之下,土叙两国关系迟来的“对立”

从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土叙关系的恶化并非发生于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之初(2011年3月)。2011年6月虽然是该年土叙两国新闻热度最高的月份,但更多的是关注土耳其协助安置叙利亚难民方面,两国戈登斯坦因子始终处于合作大于冲突的状态。因此,到2011年8月两国关系发生反转前,土耳其的对叙策略经历了近半年的“摇摆期”。可以说,土叙两国良好的外交积淀以及土耳其面向中东的“零问题”外交新政,是土耳其没有在危机中立刻倒向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对立面的关键因素。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土叙两国已经历了自1998年边界争端解决后长达十余年的和平共处期,特别是2003年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又积极推行“零问题”外交,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及库尔德人问题方面与叙利亚展开全方位合作。^[2]但在2011年8月至9月,两国关系指数(戈登斯坦因子)首次出现了合作与冲突的“倒挂”,对应新闻事件是时任土耳其外长的达武特奥卢访问叙利亚,敦促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尽快推动改革和改选,但遭到阿萨德拒绝,标志着土耳其代表北约与叙利亚政府最后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土耳其也对阿萨德政府失去了信心,遂转而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建立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全国委员会”,对叙利亚采取单边措施,成为最后一个宣布对叙制裁的北约成员国。^[2]11月2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反对阿萨德政权,土叙关系开始走向对立。

2.3 议会通过对叙开展军事行动议案,土耳其终成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急先锋”

2012~2013年,土叙关系在两国相互对立基础上进一步恶化,数据表明,2012年10月及2013年9月均为该年度两国关系震荡最为显著的时间节点。

而对应热点事件则均与土耳其议会单方面认可其政府可以和延长对叙采取军事行动的议案有关。^[3]以此为标志,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干预从政治经济范畴扩展到了军事范畴,同时也反应出土耳其在这一时期与北约、反对派合作,着力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坚定立场。土耳其自此成为美国、北约势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急先锋”,土叙两国多年来的外交基础也不复存在。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土耳其始终将自身对叙的军事干预局限于间接资助反对派武装和击落越境叙战机的层面,反映出土耳其在对叙策略上依然存在“摇摆性”。^[4]

2.4 土耳其陷入参与反恐斗争和继续推动叙内战的“两难”期

该阶段以2014年6月“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军叙利亚为起点,一直持续到2016年8月叙利亚政府军夺回阿勒颇控制权。这一时期伴随“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横空出世”,标志着叙利亚危机从代理人战争时期过渡到了代理人战争与反恐斗争的并行期。“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崛起,使土耳其陷入了是否跟从北约参与反恐的“两难”。而2015年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则导致叙利亚内战出现转折,使土耳其陷入了是否继续推动内战的“两难”境地。

2.5 “科巴尼保卫战”:揭示土耳其参与叙境内反恐斗争的“两难”

2014年6月,原盘踞于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内战的空档,逐步渗透进入叙利亚境内,在连续攻占叙利亚多个边境城镇后,于2014年10月开始围攻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聚居区)。^[5]该事件成为了2014年影响叙土两国关系的一个拐点。而土耳其在战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伊斯兰国”武装的暧昧态度,则体现出土耳其正面临是否参与“反恐阵线”问题上的“两难”。

首先,在对叙策略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野蛮生长”迫使西方诸国将打击恐怖组织作为其对叙策略的优先要务。这无疑与土耳其以推翻阿萨德政府为优先的对叙策略相悖。其次,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手段上,美国等北约国家更倾向于将当地库尔德人武装作为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但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是长期受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困扰的土耳其政府无法接受的。正是上述因素的干扰,使土耳其陷入了既希望加入美国、北约“反恐

阵线”又担心偏离推翻阿萨德政权战略初衷;既希望打击极端组织,又忌惮库尔德武装借机坐大的“两难”境地。因此,在科巴尼保卫战中,土耳其军方只是陈兵边境,并未对极端组织实施越境打击,引发了北约盟友及国内亲库尔德势力的强烈不满。10月7日,土耳其库尔德人在全国发起示威游行,抗议土政府未对遭受“伊斯兰国”侵略科巴尼保卫者提供军事支持,并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6]直到2015年7月24日,土耳其才与叙利亚达成一致,开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目标。^[7]

2.6 俄罗斯的强势介入及“击落俄军机事件”:土耳其面临继续推动叙内战的“两难”

2015年9月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俄罗斯开始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协助叙利亚政府军拉响反攻号角,成为了叙利亚内战演进的一个转折点。使土耳其通过内战推翻阿萨德政权,建立“代理人”政府的对叙策略则受到了巨大干扰。土耳其自此陷入了是否能够承受与俄罗斯交恶风险,继续推动叙利亚内战的“两难”境地。

新闻数据表明,在2015年11月24日发生的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军方击落事件不仅是影响该年土叙两国关系的热点,而且也充分反映了土耳其在继续推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面临“两难”的窘境。首先,由军机事件引发的俄土两国的“舌战”,使两国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俄土两国在叙利亚立场上的对立。其次,在推翻阿萨德政权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引入了俄罗斯的干涉,加大了土耳其应对叙利亚乱局的复杂性。再次,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暴露了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摇摆性”,重新激起西方国家对其打击极端组织消极态度的不满。^[8]

2.7 土耳其推翻叙政权立场松动,采取务实策略,聚焦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时期

该阶段以2018年6月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友军支持下从反对派手中夺回经济重镇阿勒颇为“拐点”。自此之后,伴随叙利亚内战胜利天平开始朝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方向倾斜,土耳其对叙策略再次出现“摇摆”,在阿萨德去留问题上开始松动立场,采取务实策略,一方面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争取外援;另一方面将军事行动重心转向在叙境内开辟“安全区”和聚焦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上,以谋求在叙

利亚战后安排上获取更多谈判筹码。

2.8 松动对叙立场:土耳其同意叙阿萨德政府留任

自2016年8月,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军方协助下重新夺回了已被反对派占据四年的重镇阿勒颇(叙利亚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标志着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取得了国内反对派的决定性胜利。^[9] GDELT全球新闻数据表明,该事件也成为了2016年影响土叙两国关系的重要新闻热点事件。自此之后,叙利亚内战局势出现根本性逆转,伴随反对派武装的逐渐走弱,土耳其通过推动叙利亚内战扶植代理人的对叙策略已难以执行。土耳其不得不就叙利亚危机的现实进程做出一系列策略调整,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阿萨德政权去留问题上开始松动立场。2016年8月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与普京就叙利亚政权的存续问题进行磋商并松口,同意阿萨德在叙利亚战后过渡期间继续留任,这是土耳其当局首次表现出的对叙利亚政府立场的转变。^[10]

2.9 采取务实策略:土全力开辟在叙“安全区”,聚焦打击叙利亚极端组织及库尔德武装

随着阿勒颇战役中反对派的溃败,直接诱发了土耳其在新的局势下不得不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叙策略,转而关注自身族裔利益、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库尔德人分离主义等问题,将战略重心从推翻现政权转向扩大在叙势力范围(安全区)及打击库尔德武装和极端组织层面。这些行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争取叙利亚战后利益分配主动权的谈判筹码。

从新闻数据中对应的热点事件中也不难发现,土耳其为实现新的对叙战略目标。在军事上,土耳其分别于2016年8~9月和2017年1~3月发动了“幼发拉底盾牌”行动和“橄榄枝”行动,这是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首次动用地面武装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实施大规模越境打击。并在2018年12月~2019年2月期间,欲借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机,陈兵边境,对叙发动第三次地面军事行动。在政治上,自2015年从美国方面获得的默许后,土耳其当局就多次公开宣扬其“安全区”计划。并在2016年对叙采取地面军事行动后,进一步为建立“安全区”的必要性“背书”。2017年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公开表示,在叙境内开展军事行动的根本目

的就是要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一个 5000 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包括库尔德武装占据的曼比季、阿夫林等城市),以便接收叙利亚难民重返家园。^[11]在 2017 年 3 月,时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表示,土耳其当前对叙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对盘踞在叙北部城市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实施军事打击。^[12]

上述新闻热点均造成了土叙两国关系的紧张。总体上说,土耳其不仅通过两次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境内开辟了“安全区”,也借上述行动在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同时,试图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加以限制,反映了土耳其对叙策略转向务实的阶段性特质。

2.10 寻求外援:修复与俄关系,推进叙危机政治解决路径

与俄罗斯关系的修复,是叙利亚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后,土耳其对叙策略转变的又一个标志。GDELT 新闻数据表明,自 2011 年叙土两国戈登斯坦因子转变为冲突后,两国仅在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出现了短暂的合作态势。而其间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和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举行),均涉及到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合作。

对于土耳其与俄罗斯修复双边关系的动因,一方面是叙利亚反对派在内战中的挫败,使得土耳其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战略基本“破产”。另一方面,自“伊斯兰国”在叙崛起以来,美国及北约诸国的战略重心已逐渐偏向反恐战线,而视推翻阿萨德政权为战略首要的土耳其则被“边缘化”,逐渐陷入战略孤立。因此,需要在乱局中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渐壮大,甚至对土耳其的威胁已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极端组织。为控制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土耳其不仅需要与美国及北约诸国进行斡旋,同时也需要寻求俄罗斯方面的支持与介入。此外,俄罗斯作为叙利亚政府最大的域外支持力量,平衡土叙间的矛盾,同样需要俄罗斯充当“中间人”来进行协调。

自 2016 年 6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击落俄军机事件向俄罗斯道歉以来,俄土两国关系就呈“低开高走”的态势。以 2016 年 8 月 9 日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为分水岭,不仅标志着土耳其政府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立场开始松动,同时也标志着俄土

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其后,尽管 2016 年 12 月 19 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在土首都安卡拉遇刺身亡。但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事件发生后表现出的冷静与智慧,坚持双边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俄土关系。^[13]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改善进一步推动了叙利亚问题朝向政治协商解决的路径发展。2017 年 1 月 23 日,由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牵头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会谈在阿斯塔纳举行,在三国斡旋下,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就停火问题达成共识。阿斯塔纳会议自此成为继联合国日内瓦和谈后又一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谈判路径。^[14]值得关注的是,在叙利亚危机早期举行的日内瓦和谈,是以阿盟、联合国、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起主导作用。而阿斯塔纳会谈则彰显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中的话语权。土耳其作为阿斯塔纳会谈中三个斡旋国家之一,也表明了其力图以政治协商路径来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新立场。

3 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对叙问题的策略困境

自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作为能够挑动叙利亚局势的一支重要域外力量,其对叙叙利亚策略经历了从扮演叙利亚危机协调人到充当推翻阿萨德政权“急先锋”,从陷入是否参与反恐斗争和继续推动叙内战的“两难”到最终松动对叙立场,采取务实手段,聚焦打击叙库尔德武装的演进历程。但对叙策略的“摇摆性”贯穿了策略演进的始终,这也是造成土耳其在当前叙利亚乱局中陷入策略困境的主要原因。

首先,土耳其在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策略上存在“摇摆”。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对叙利亚内战走势过于乐观,过高估计反对派武装,贸然采取推翻阿萨德政府的策略,葬送了长达十余年的土叙友好关系。虽然随着叙利亚内战胜利天平倒向阿萨德政权,土耳其也逐渐松动了立场,就阿萨德政权的战后存续问题做出了妥协,但近 8 年土叙两国对峙,无疑会对战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制造巨大的障碍。

其次,伴随“伊斯兰国”在叙崛起,在对待美国及北约盟友方面,就与西方诸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土耳其在较长一段时间立场“摇摆”,在反对极端组织的斗争中行动犹豫徘徊,令美国及北约盟友感到十分不满。此外,在对待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方面,土耳其其长时间与美国利益相悖,不断对库尔德武装进行军事干涉,其“摇摆性”打乱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这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再次,与俄罗斯关系方面,虽然俄土关系在2015年军机击落事件后低开高走,但俄罗斯始终担心土耳其在对待阿萨德政府的立场上出现反复。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在内战爆发前,就始终是俄罗斯的坚定盟友,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出伊朗外唯一的战略同盟,也是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的重要一环。相较于刚刚“回温”的俄土关系,俄叙关系已经受了长时间的时间考验,就目前叙利亚局势行将“终局”的现状,当土耳其与叙利亚在战后安排上出现分歧时,很难保证俄罗斯能够站在土耳其立场给予其坚定的支持。

总体上说,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期间的对叙问题策略,无论是在与叙利亚政府关系上,还是与美国及北约盟友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上均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策略上的“摇摆”,影响了其在叙利亚各方势力面

前的“好感”。随着2018年12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土耳其又在入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与叙利亚政府矛盾不断,最终导致库尔德人放弃美国倒向俄叙同盟,使自身在叙利亚问题上逐渐陷入到了更加“孤立”的困局中。2019年随着阿拉伯国诸国陆续向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抛出恢复邦交关系的“橄榄枝”,并于2019年3月3日邀请叙利亚议长重回阿拉伯联盟议长会议。加之2019年3月22日,叙库尔德武装解放“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最后据点巴古斯。^[15]当前叙利亚局势无论是在内战还是在反恐战线上均日趋稳定。但由于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决策徘徊与摇摆,势必会对其在战后安排中的话语权造成冲击。从土耳其近年来实行的以扩大自身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为目标的“零问题”外交来分析,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决策失误,很可能是对这一外交新方略的严重打击,对于身陷叙利亚困局的土耳其当局,其主导中东的强国梦“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 [1] 高建波. “一带一路”大数据定量分析—任务、挑战及解决方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2] 郑东超. 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11(01): 37-42.
- [3] 韩玉, 何亚茹. 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外交政策[J]. 宜春学院学报, 2013, 35(05): 23-25+146.
- [4] 唐继赞. 土叙炮击事件令人担忧[J]. 瞭望, 2012(42): 59
- [5] 张瑞华. 科巴尼, 库尔德人的历史契机? [J]. 世界知识, 2014(23): 36-37.
- [6] 邹珊. 土耳其: 反 ISIS, 还是反? [J]. 三联生活周刊, 2014(42): 1-2.
- [7] 唐继赞. 土耳其向伊斯兰国“亮剑”[J]. 半月谈, 2016(16): 85-87.
- [8] 唐志超, 张瑞华. 迷失在中东漩涡中的大国梦——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现实困境[J]. 当代世界, 2015(12): 12-15.
- [9] 拱振喜. 阿勒颇之战, 叙利亚局势走向何方[J]. 瞭望, 2016(35): 53.
- [10] 郑博非. 从俄土关系看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J].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2016, (22): 7.
- [11] 李云鹏. 解析土耳其“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J]. 环球军事, 2017(8): 62-64.
- [12] 郑东超. “橄榄枝”行动背后的中东态势[J]. 时事报告, 2018(03): 42-43.
- [13] 储殷. “刺杀”背后的重重迷雾[J]. 世界知识, 2017(01): 75.
- [14] 余国庆. 角逐叙利亚: 从日内瓦到阿斯塔纳[J]. 世界知识, 2017(06): 54-55.
- [15] “库尔德武装即将夺取‘伊斯兰国’在叙最后据点”【EB/OL】. 人民网. [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19/0321/c1002-30986837.html](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321/c1002-30986837.html)